



# 胜利日，致敬抗战老兵

编者按

八十载光阴流转，硝烟尽山河重振。当历史的年轮铭刻下又一个抗战胜利的纪念日，我们拜访这些平均年龄近百岁的抗战老兵。看到他们在敬礼时依然绷直颤抖的手指，我们知道历史从未远去。通过聆听他们对青年的寄语，我们感知踏出胜利之路的东方韧性。我们记录，不仅是致敬所有为抗战胜利奉献青春、热血和生命的人们，更是为了守护一个精神坐标——在老兵们佝偻的脊背里，挺立着一个民族永不弯曲的铮铮铁骨。



## 孟繁德：坚决抗战到底，不怕流血牺牲



**孟繁德寄语青年：**  
现在的青年要珍惜和平，好好学本领，不要只考虑自己，要多考虑国家的需要，要时刻准备着报效国家、服务社会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

“为什么要打仗？”  
“为了咱们贫苦的老百姓，为了新中国。”

今年98岁的抗战老兵孟繁德经常给重孙子讲抗战故事。

因为腿部伤病，如今孟繁德每天只能拄着拐杖在小区内不足50米的范围内散步，而他曾经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，几乎走遍了整个东北。

1927年10月，孟繁德出生于山东邹平。他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10岁时孟繁德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，担任村里的儿童团团团长。当时，他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到周边很多村庄去唱抗日救国歌曲。

“虽然当时年纪小，还不能拿枪上战场，但也要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孟繁德说。

“月儿弯弯，红星闪闪，我们都是儿童团，站岗放哨，捉拿汉奸，巡查行人要紧张。”今年已经98岁的孟繁德精神矍铄，唱起儿歌仍然铿锵有力。

1940年，13岁的孟繁德正式参军入伍，成为八路军山东省清河军区清西军分区的一名卫生员。

那时，日军“扫荡”非常严重。孟繁德和战友们一边反“扫荡”，与敌人作斗争，一边争分夺秒学习医疗知识。孟繁德回忆说，山里条件非常艰苦，没有房子就自己搭木棚，没有照明灯就点火把，没有医疗器械就拿木头铁丝做。

战地医院没有固定场所，伤员分散隐蔽在各个村庄。孟繁德就抱着包裹好的药筐穿梭于村庄之间。药筐里装着消毒水、纱布、镊子、药膏等简单的医疗用品。“别看医疗用品简陋，那可是救命用的。”孟繁德说。

1943年秋的一天，孟繁德至今难忘，那是极其惊险的一刻。孟繁德抱着药筐走在路上，迎面就看见了日军骑兵，离他只有三四百米。“筐里装的是伤员们

生存的希望，要是被发现就完了。”孟繁德说，情急之下，他一个闪身躲到路旁，紧紧捂住怀里的药筐，屏住呼吸。日寇见孟繁德年纪尚小，没有多问便与他擦肩而过。

在一次反“扫荡”中，孟繁德所在医院被日军炸毁。在医院就医的战友们很多都被再次炸伤、病情危急。孟繁德向组织申请，由自己带队把病情严重的战友送到军区总医院救治。

在获得上级批准后，他和战友两次穿越敌人在公路上设置的封锁线，用担架把伤员送到军区总医院，确保了伤员生命安全和及时救治。

“纵然情况危险，也没有半分退缩。”孟繁德底气十足地说，那时心里就一个念头，坚决抗战到底，不怕流血牺牲。

1945年2月，孟繁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8月，在攻打青阳店据点时，孟繁德和战友们获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那一刻，他与战友相拥而泣。

接近百岁的孟繁德精力充沛，平日里喜欢养花、读书、拉京胡。他还喜欢跟来探望他的年轻人讲抗战故事，嘱咐他们一定要把革命精神一代代传下去。

## 孟昭身：没白拼，现在的中国，真好！



**孟昭身寄语青年：**  
一个人不论你什么出身，只要坚信共产主义理想，跟共产党走，就一定能有作为；一个人不论你本事大小，只有把个人利益与国家、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，才能一生无悔！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晨

想整天东躲西藏，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。

“八路军打鬼子，俺恨死了那些杀人放火的坏蛋，俺有了枪，要狠狠揍那些坏蛋。”

“1944年冬，一队鬼子兵乘坐汽车要路过一个偏僻的村庄，我们得到这个秘密情报，决定利用难得的机会打一个伏击战。”孟昭身回忆，那是个下午，主力埋伏在村外的沟边、崖下，另外一些同志埋伏在其他地方准备策应。他自己则和一名新同志埋伏在村边一户人家荒废的猪圈里，截击鬼子的退路。

太阳渐渐地偏西了，远处传来隆隆的汽车声。“轰”的一声，日军汽车碾过地雷，在爆炸声中一下子“瘫痪”了。枪声、手榴弹声响起一片。日本兵抵抗了一阵子就夺路向着城中的方向逃走了。

孟昭身和那名新同志没有打上伏击战，觉得非常泄气，正要出去，突然听到“呜哩哇啦”的说话声。他们向着说话声的方向仔细观察，发现5个日本兵正鬼鬼祟祟摸索过来。

“一定是掉队的。”孟昭身小声说。“我们怎么办？打？行吗？”那个新同志有些胆怯。

“行！”孟昭身坚定地说，“小鬼子

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，怕什么！”看见日本兵走近了，他扔出一颗手榴弹。

手榴弹在日本兵身边爆炸了。前面的两个日本兵又遭伏击，不知虚实，连滚带爬地逃跑了。

“一个日本兵被炸断了腿，和另外两个一块儿成了我们的俘虏。”孟昭身难掩兴奋。

战斗并非一帆风顺，一次负伤经历让孟昭身至今难忘。

1943年年底，日本鬼子从单县往金乡县运送粮食，途中遭到我军伏击。战斗正酣时，鬼子的一发炮弹在孟昭身旁边炸开，弹片打进他腰部的第四根和第五根腰椎之间。

他躺在地上不能动弹，但是怕影响战斗，咬紧牙关不出声，疼得汗珠“啪嗒、啪嗒”往下滴。

一直到战斗结束后，战友们才发现他负了重伤，把他抬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下面，夜里亮到天明的路灯，都是当年好多战友们没来得及及见的“好日子”。那些曾用鲜血守护的“安稳”，真的成了现在日子引以为常的平常。

他感慨，以前护的是家国安宁，现在看祖国一天天强起来，感到骄傲，总忍不住摸一摸旧勋章，想跟老伙计们说，咱们没白拼，现在的中国，真好！

孟昭身说：“医生，你放心取弹片吧，我挺得住！”

因为弹片进入皮肉很深，剃刀要把伤口处的皮肉拉开，刀割着皮肉，又没有麻药，疼得钻心，他使劲挣扎，可是战友们把他按得死死的，动弹不了。医生一声不吭，麻利地做着手术。

战友安慰他：“小孟啊，挺住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弹片一定要取出来，要不你就会瘫痪了，再不当兵了，不能和我们一块儿打鬼子了。”

弹片终于取出来了，可他的两只脚由于乱蹬乱踢，10个脚趾都磨烂了。当时没有消毒水，医生就用清水冲洗伤口，怕感染腐烂，医生又请教当地的老中医，配了一副防腐烂的中药膏糊在伤口上。后来，战友们把他抬到其他地方养伤。

其实，像这样难忘的战斗经历，孟昭身还有很多，抗战胜利后，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还曾担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，直到离休。

在他眼里，枪林弹雨里盼的“太平”，如今成了街头巷尾的烟火气——超市里码得整整齐齐的面条，孩子放学路上的笑闹，夜里亮到天明的路灯，都是当年好多战友们没来得及及见的“好日子”。那些曾用鲜血守护的“安稳”，真的成了现在日子引以为常的平常。

他感慨，以前护的是家国安宁，现在看祖国一天天强起来，感到骄傲，总忍不住摸一摸旧勋章，想跟老伙计们说，咱们没白拼，现在的中国，真好！

## 李林昌：多次英勇“牺牲”又神奇活过来



**李林昌寄语青年：**  
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，一定要守好，怎么守护？要艰苦奋斗、脚踏实地，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有国才有家，只要人人都努力为国家作贡献，我们的明天就会越来越好！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樊江涛  
通讯员 黄建 齐红雨

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，有一位长篇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中“小李子”原型人物——现已102岁高龄、有着82年党龄的老八路李林昌。老人头脑清晰，身体硬朗，说到80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一次次冒死打入敌人内部，与敌人周旋搏斗和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的经历，他记忆犹新。

李林昌1923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张庄村。1938年，年仅15岁的他带着对侵略者的家仇国恨加入任丘县抗日武装。1940年在安平、博野根据地参加了由聂荣臻、贺龙领导的晋察冀抗

日武装部队。1942年，他加入冀中九分区的敌后武工队，在任丘、高阳、安平、清苑、蠡县、博野、安国一带发动群众，深入敌后摸敌情，除汉奸，打游击战。

战争年代，李林昌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，既有与敌人斗智斗勇，也有正面迎敌杀敌，都能以其惊人的胆量和灵活机动战术完成任务，屡立战功，多次受到嘉奖。1943年李林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，李林昌多次英勇“牺牲”又神奇地活过来，可谓九死一生。

1942年，日寇集中兵力对冀中平原进行“五大扫荡”，时任任丘县抗日游击大队班长的李林昌和两个战友藏进一村民地道，敌人发现后往地道里扔毒瓦斯罐。李林昌重度昏迷，后被村民救治才苏醒过来。

1943年，李林昌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霸州胜芳镇小王庄攻打敌人四层的炮楼。他身先士卒攀上梯子攻打敌人炮楼时，梯子被炮楼上的敌人掀翻，从十几米高处摔落地面，磕掉了三颗牙齿，不省人事，后经过抢救奇迹生还。

李林昌常说：“我是幸存者，我的好多战友在一次次的战斗中牺牲了，他们好多才只有十五六岁。那段历史我永远难忘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有无数先烈生命换来的，来之不易啊。”

李林昌说：“新中国成立76年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祖国越来越强大，我感到很欣慰很幸福。”

## 黎洪：饱受战火蹂躏，更懂和平珍贵



**黎洪寄语青年：**  
走过百年人生，证明跟着共产党走是正确的，因为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。我寄语青年朋友们，不要忘记历史，永远跟党走，脚踏实地，开拓创新，做好本职工作，让国家更加富强，让自己生活更加幸福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林洁

少年，到华南抗日战场，早已白发苍苍的黎洪，精神矍铄、思维敏捷，说起话来中气十足。

黎洪左侧太阳穴深处，仍残留一枚子弹碎片，是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痕。这块金属在他明显停顿了大半分钟，并未造成明显不适。他笑称：“脑袋还灵光。”

黎洪，1924年10月出生于香港。1941年12月，日军攻陷香港。黎洪一家惨遭劫难：妹妹被卖，弟弟被日军抓到新加坡做苦力。当时在九龙一家船厂务工的黎洪，突然体会到家破人亡的痛苦。

“国难当头，怎能不站起来反抗！把悲伤放在心底，化为在战场上杀敌的动力。”黎洪回忆，1942年，他先后加入九龙西贡自卫队、九龙西贡港九大队（后编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），投身抗日救亡。当时，包括庆祝、田汉、茅盾、邹韬奋等人在内，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香港沦陷后，侵华日军对他们展开搜捕。

“我们接到通知，要护送一些‘水客’回内地。”黎洪说，他所在的小分队负责其中一段的哨兵任务，日夜坚守在西贡的一座山头。

“我一共护送了两批‘水客’。他们经过时，我们就在山头瞭望，关注是否

有鬼子和汉奸追过来。”黎洪说，护送过程很顺利，只在当年2月与日军交手过一次。

据记载，这场大营救共撤离800余名进步文化界人士、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。其间无人被捕，无人牺牲。

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翻看史料，黎洪才知道，当年护送的“水客”是重要的文化名人。“回想起来，有幸参与文化名人大营救，我感到非常光荣。”黎洪说。

时至今日，“东江纵队战士”仍是黎洪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头衔。由于表现优异，1943年黎洪被调到东江纵队司令部，负责司令部保卫工作。

一次，司令队护送司令部前往博罗县，在东江边与日军骑兵狭路相逢。司令部带着电台等重要设备和技术人员，一般不参与战斗。但事发突然，司令部果断下令：准备战斗，打个伏击战。

“仗打得成功。”黎洪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依旧心潮澎湃，“鬼子逃进山洞掘守不出，我们用手榴弹进攻。‘轰’的一声巨响，手榴弹在山洞内炸开，把他们成功消灭。”

在黎洪的抗战生涯中，东江纵队与日军交手最激烈的一次战斗，是发生在东莞市黄江镇的梅塘战斗。1944年5月7日，东江纵队在东莞梅塘乡龙见田村整训。当天夜里，约500名日军从东莞樟木头出发，打算抄小路偷袭东江纵队。5月

8日拂晓，日军到达龙见田村右侧，准备向左迂回包围，毫无防备的东江纵队迅速迎敌。他回忆，“一直血战到5月8日下午两点，成功将日军压制在山谷里。直到黄昏，日军才从山间小路撤走。”

抗战期间，黎洪打过不少突击战。在他看来，“只要还活着，就要继续革命。怕死就不革命，革命就不怕死。”

黎洪家中有一枚珍藏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，如今已拥有81年党龄的黎洪记忆犹新，1944年3月，在华南抗战将领梁鸿钧的指导下，他写下入党申请书。“两个月后，我通过考察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激动得不得了！”

入党后，依靠群众、发动群众，成为黎洪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。1944年5月到年底，黎洪带领第五大队南虎队第二中队沿着东江打游击。他回忆，“得益于群众帮助，我们一次次化险为夷。”

1944年夏天，在深圳龙岗突袭击村时，队员们十分疲惫，隐蔽到当地农村休息。天刚蒙蒙亮，有哨兵发现一大队装备齐全的日军袭来。敌我力量悬殊，十分危急。“关键时刻，老乡们把通向二楼的铁门由外上锁，假楼楼上没人居住，没有引起鬼子怀疑。”黎洪说，在老乡的帮助下，第二中队顺利回到大本营。“党和人民相互依存、不可分离，我要为老百姓而战。”

这样的信念，支撑着黎洪一路走来。黎洪一直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。《古文观止》中收录的唐代文学作品《吊古战场文》，是他反复诵读的古文之一。他说，“这篇古文揭示了战争的残酷，反对战争、反对侵略，我很有共鸣。”

## 欧光其：不畏艰险穿越日军封锁线



**欧光其寄语青年：**  
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希望年轻人牢记历史，努力工作，永远跟党走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林洁

在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法政路一单位宿舍二楼，门前贴着“光荣之家”的横幅，屋内时不时会传出《延安颂》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《松花江上》等歌曲哼唱声，歌声来自抗战老兵欧光其，这些都是他最爱的歌曲。

98岁的欧光其收到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。戴着纪念章，他讲述起那段烽火岁月里保家卫国的故事。尽管已过去半个多世纪，但那些留在记忆里的烙印却愈发滚烫、深刻。

欧光其，1927年6月出生于广东中山，1947年3月参军参加工作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8年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，他来到梅州，在这

片红色革命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。

1940年2月，中山全境沦陷，日军在中山实行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野蛮暴行。欧光其13岁那年，至亲先后离世，他成了一个孤儿。目睹日军暴行，那时他就一个念头：“一定要把鬼子赶走。”17岁时，他在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，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游击队，被编入中山抗日义勇大队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欧光其说，在他走投无路时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救了他，让他有机会上战场，他内心坚定了“一生跟党走，一辈子跟着部队走”的信念。

“我不怕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我都赚了！”谈起抛头颅洒热血的岁月，欧光其语气铿锵有力。他回忆，“我当过通讯员，有一次送信的时候差点被敌人发现，我嚼碎了写有情报的纸条，吞进肚子里才躲过一劫。”

欧光其不畏艰险穿越日军重重封锁线，子弹擦着耳朵过，却从未退却，曾多次穿越烽火线为我军传递重要情报，频立战功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欧光其跟随部队投入解放战争。在他的革命生涯中，他作战29次，曾两次在战斗中负伤，获三等功两次，四等功3次。

欧光其儿子欧庆波说，父亲虽年岁已高，但对加入革命日期、入党日期仍记忆清晰，每天坚持收看新闻，经常念叨和教育我们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要永远跟党走。

## 鞠万昌：毛驴上的重机枪手



**鞠万昌寄语青年：**  
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传承好红色基因，不辜负使命，奋勇向前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金卓

牺牲的战友看看现在的世界。”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187名战友，如今只剩他一人健在。

1927年，鞠万昌出生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北左庄，回忆起日军第一次进村扫荡时的情景，他仍旧悲愤不已。“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，留在村庄里的人都被杀了，河里漂着很多尸体，杀完了抢粮食，放火烧。”他讲述，“有个邻居才30多岁，就是普通老百姓，因为跑得晚了让人逮住，被刺刀挑死了。”

16岁那年，鞠万昌到上海谋生计，看见桥头有日军站岗，过路的百姓必须停下90度鞠躬，有的人不服气，要么换来一顿毒打，要么直接被刺死，鞠万昌也因不肯就范挨了军棍。当时他并不懂得多少革命大道理，只知道“不把鬼子打走，

家乡也没了”。

1944年，鞠万昌加入新四军第3师22团1营，成为一名光荣的战士。他回忆，那时部队武器装备不行，不少人没有枪，只能背着大刀，但依旧士气高昂。“当时有句口号，打死了算，打不死干。就算没有枪，我也要打你两巴掌。”

1945年5月，鞠万昌参加打击阜宁县城日伪军战斗，部队从日本人手里缴获了一挺重机枪，鞠万昌成为队伍里唯一的重机枪手。“重机枪一分钟能打1000多发子弹，扫射起来说不清能打死打伤多少人，用日本人的武器打日本人，特解气！”

战斗中，重机枪手一直是敌人重点攻击对象。一次，他一心向前冲，不幸被子弹击中腿部。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，因为战场上不能少了重机枪。为不影响部队作战，领导特批他可以骑着毛驴上战

场，“毛驴上的重机枪手”成为鞠万昌多年的一段笑谈。

参加抗战后，鞠万昌在大小战斗中多次负伤。他的耳朵被炮弹震伤，至今有一侧耳朵听不清楚。他的脚腕里有一枚炮弹碎片，一到阴天下雨就会红肿疼痛，走不了路。

1945年8月15日，鞠万昌在他的《战地日记》里写道：“抗战胜利了，但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——只要活着，就要把抗战精神传承下去。”

多年来，鞠万昌始终秉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一件背心补了又补，说啥也不换新的。“抗战那会儿没粮吃，为了填饱肚子吃树皮，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”他说。虽然对自己抠门，但他每年都把省下的钱，用来资助山区里的贫困学生。

这些年，他也会时常回到老部队，来到高校、企事业单位，为青年朋友讲历史、上党课。他说：“年轻时是重机枪手，现在老了打不起枪，要当好宣传员，讲好中国故事，把红色基因种在娃娃们心里。”



**张宜顺寄语青年：**  
希望新时代革命青年能继承发扬抗战精神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为国家建设事业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田宏伟

在福建漳州一位92岁老人的家中，一枚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熠熠生辉。纪念章的主人是抗战老兵张宜顺。

1933年，张宜顺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贫困家庭。1939年，他的哥哥张宜顺响应号召加入八路军抗日游击队。

1944年，张宜顺的父亲因抗日军属的身份被抓走审问，后逃脱前往沂蒙山抗日根据地，投奔张宜顺所在部队。同年，张宜顺的母亲也带着他和幼小的妹妹，一路奔往沂蒙山抗日根据地。全家相聚

后，年仅11岁的张宜顺也投身抗战，成为鲁中军区后方医院三所的一名小看护员。

张宜顺当时年纪小，害怕部队不要他，总是积极表现，不怕苦不怕累，大人能做的事，他也能做。

1944年，八路军在沂水县歼灭守城日伪军，那是张宜顺第一次上战场救护伤员。在此次战斗中，八路军俘获了3名受伤日伪军士兵，张宜顺所在的班被安排照顾伤员。

刚开始，张宜顺对这个工作安排很不理解。他认为，咱们打日本侵略者还来不及，为什么要去护理照顾他们呢？

指导员告诉他，日本帝国主义是死敌，但有些士兵是被强征的，要去感化他们。听进了指导员的话，张宜顺决定服从组织安排，照顾伤员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张宜顺曾经照顾过的战俘马山还写了讲稿，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拥护。

1952年12月，张宜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3年，他随部队南下，来到福建一所部队医院工作。此后，张宜顺不断学习、深造，一直读到大学，成了医院的业务骨干。

1978年，张宜顺转业至福建漳州，曾任漳州市卫生防疫站党委书记、主管医师。如今，虽已92岁高龄，张宜顺仍常常走进学校、社区，讲述保家卫国的故事。